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識名解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

莫瞻菴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檢討

臣

季學錦

校對官中書

臣

邱桂山

謄錄舉人

臣

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三

錢塘 姚炳 撰

鳥部

鷓鴣

鷓鴣

曲風 鷓鴣篇

鷓鴣鷓鴣釋鳥文郭璞以爲鷓類邢昺疑

之謂與先儒意異愚謂此誤鷓鴣爲惡鳥之始前此毛

鄭皆依釋鳥文以鷓鴣爲小雀與詩義極合自璞目爲

鷓鴣類而後儒宗之以小易大匪特名物失真而詩義亦晦始作俑者於郭氏乎奚辭

陸璣云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按此正詩所云鷓鴣釋鳥謂之鷓鴣者其茅莠麻紩即詩之桑土綢繆也其一房二房即詩之牖戶室家也爲物小故有拮据卒瘞之況著枝危故有漂搖風雨之憂核之詩義情狀脗合確然無可疑者

陸農師謂爾雅言鷦鷯鷽鷽繼以狂茅鷽怪鷽梟鷽則
鷽鷽宜亦鷽類賈誼所謂鷽鳳伏竄鷽鷽翱翔是也此
見最泥如鳳爲羽族長而釋鳥列於桃蟲之下鷽鷽之
上古人所作其不拘類此若賈誼所云乃以鷽鷽况鷽
鳥耳且其曰鷽鷽者非鷽鷽也鷽與鷽也猶夫鷽鳳之
爲鷽與鳳也

鳥類無兩鷽鷽名呂東萊據方言云自關而東呼桑飛
爲鷽鷽謂此乃陸璣所謂巧婦者其名偶與鷽鷽之別

名同與爾雅所載實兩物則更誤矣

鵯鵯亦名鵯鵯頭目似猫即釋鳥所謂怪鵯者莊子鵯鵯夜撮蚤是也舊傳其入城城空入室室空以爲不祥之物不聞其善搏擊其於毀巢取子事更無驗則是禍鳥非惡鳥若謂鵯鵯爲鵯鵯而并以惡鳥目之匪特誣鵯鵯并誣鵯鵯矣何元子云爾雅明別鵯鵯與怪鵯爲二物無容混而爲一得之

嚴華谷謂鵯乃惡聲之鳥今鵯鵯爲鵯類則亦惡聲之

鳥此所謂想當然耳今有延二客於一堂者其一人自北方來詰其姓名曰某某也其一人自南方來詰之其姓同其名亦近同則將以二人者之爲一人與抑美厲各殊而語言大異也鷓鴣惡則鷓鴣亦惡之說何以異於是

鷓鴣非鷓亦非鴣何元子謂單言之即鴣尤誤若單言即鴣又何不云單言即鷓耶且物名固有半同異者不可偏舉如蝸牛莎雞之類是也從何氏之說則蝸牛即

牛蒡雞即雞矣然則鴉乃惡聲鴟鴞固未嘗惡聲也
以爲比流言者非穿鑿而何

周公大義滅親事出於萬不得已方將隱痛不遑未有
既誅而又出恣言謂寧亡管蔡無能畱管蔡以毀我周
室者此傳疏誤解也蓋鴟鴞小鳥善爲巢而不得所託
故周公借以自比首章乃設爲自呼其名者意以王室
新造復遭流言既陷我管蔡於不義矣猶將不利於國
家乎二章則轉信其綢繆之固見其不可動搖也三章

又極歎其經營之勞瘁四章乃言今日遭家多難已之東征不啻羽殺尾敝巢室漂搖是以嘒嘒哀鳴不能自已逐段按來真如轂音婉轉叙述嗚咽核之陸璣巧婦之釋情態如見諸家皆未見及故詆爲惡鳥且以破巢食子厚誣之耳

鳥名多自呼者非自呼其名也因其呼而名之也如鵲鵲爲鵲鵲鵲爲鵲之類鵲鴉當亦似此故首句先述其本然之聲下乃寫其寄託之情陸農師以黃鳥例作戒

鷓鴣語謂非其自道則後三章何以無一語似相戒者耶

鬻有養義傳訓稚誤釋言云鬻糜也淖糜本養人之物莊子天鬻也者天食也此詩之鬻亦取食意蓋所以鬻稚子非鬻爲稚故集傳通作育訓養是也

傳解曉曉爲懼本釋訓文按釋訓自作曉不作曉註即以此詩之曉證之非是懼從心音從口今詩從口作曉曉自是哀鳴不輟之意錢氏以爲呌呼近之况羽殺尾

散巢室漂搖亦是悲境非懼境也且其曰嘒嘒者安知
非即鵲之鵲鵲鵲之鵲鵲所謂鵲鵲鵲鵲其自呼蓋如
此矣使先儒聞之亦必瞿然曰此非惡聲也

鵲

鵲

幽風東
山篇

陸璣謂鵲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

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廣雅別作阜
帔通雅又作阜君陳無功引作旱羣以其能致旱災之
故謬也又負釜作負金謂喜負日而飛色如金或又謂

周思方養鶴縱之後鶴背負金串卸於地故名說尤誕
愚謂竈釜皆取黑意鶴尾翅多黑有背竈負釜之狀因
以爲名皐黑色也裙帔義通至以釜譌金以皐譌早以
裙譌羣皆因字誤致生妄語耳故舊謂殺其子六十里
早能羣飛薄霄激散雲雨亦出傳會之說

陸農師謂鸛雀學術士禹步法能轉巨石解巢縛其說
出北夢瑣言要是誕語不足信者

羅瑞良引講堂啣鱣事謂即鸛或辨之云後漢楊震傳

有冠雀啣三鱣飛集講堂以雀有朱頂故稱冠雀非謂
冠即鸛也愚按鸛本有雀名又舊稱其泥巢作池養魚
則啣魚固其能事況可啣三鱣定非小鳥別作朱頂之
雀其大小正不知何似通冠作鸛理固有之耳

釋鳥鸛鸛讀若歡團字同音別非此鸛雀也今鸛形尾
短故亦從佳爲雀然狀頗類鸛作巢如車輪蓋羽族之
大者而說文解雀作小雀故詩考異字直以爲爾雅之
鸛鸛亦誤甚矣

傳以鵲鳴爲將雨之徵先儒皆本其說何元子辨之云
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又善羣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
上文明言零雨其濛則非將雨矣以灑掃穹窒推之此
鵲之鳴所謂仰鳴則晴者也愚按俯仰陰晴之說出禽
經本未可據但就詩義推之上既言零雨此不當復以
鵲鳴爲將雨何駁是也要之下章倉庚祇興之子此鵲
鳴亦祇興婦歎不過引喻陪襯而已與上零雨何涉故
知於鵲鳴爭晴雨者猶後義耳

埵固爲蟻封然此詩埵字但作土丘言與蟻無涉况鵲
啗蛇魚必無屑食螻蟻之事故毛鄭猶僅以鵲鳴爲將
雨之徵若更舍却鵲鳴獨拈蟻埵以驗雨候特謂鵲爲
得食而鳴者去詩義尤遠矣果爾則詩何不云蟻出于
埵而云鵲鳴于埵又何不云鵲食于埵而云鵲鳴于埵
也不知零雨四句乃四章總文其下觸緒成吟絕不相
顧鵲何關雨事鵲鳴于埵何關蟻事詩義愈穿鑿則愈
晦此類是也

脊令

脊令

小雅常棣篇

釋鳥以鷓鴣爲雛渠而廣雅別作鷓鴣一

名雅按雅從佳音牽說文石鳥一名雛渠一名精列又

爲鷓鴣之別名上林賦云煩驚庸渠

雛亦作庸

乃水鳥也廣

雅所釋蓋指此與詩脊令名同物異先儒專謂雛渠爲脊令別名此誤脊令爲水鳥之由矣

脊令大如鷓鴣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其別名有四雛渠見爾雅錢母見義訓連錢見詩

疏雪姑見物類相感志然雪姑之名不過取其白似雪耳若云鳴則大雪豈無雪時長不鳴耶陸農師以爲極驗恐不可信

詩意取興脊令以脊令本有兄弟之誼舊謂其共母者飛鳴不相離又唐明皇時有脊令數十集麟德殿廷木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蓋其天性然也若徒以飛鳴行搖取急難意恐今烏鵲頗亦然耳嚴華谷云鄭氏以爲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常處

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按此最有識解惟其凡鳥皆知求類故飛鳴行搖不足爲脊令之取况也鄭氏因誤認雛渠便多如許穿鑿不知即是水鳥亦何妨在原幾見近洲渚者便不翔山林耶

飛鳴行搖二語傳因急難態狀想出嚴華谷乃謂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常隸取義在於行則搖則益鑿矣即以常隸言之詩但謂在原而已不知其在原飛在原行

也且鳥性無常未有行而不飛飛而不行者若必鑿分
二章亦失物情真趣矣遑言詩義乎

小雅小宛篇

題字義無所考按引此詩者中論作相潛夫論
作顧皆取視義當依傳爲訓孔子丘陵歌題彼泰山正
與此同讀若第亦不必泥睇爲邪視也

載飛載鳴非一脊令正與下而字我字對勘親切見脊
令共母者或則飛或則鳴而不相舍我與而同一所生
者當日有就月有進而共相勉也舊謂口翼俱勞無有

止息以興進修不得暇逸覺於詞旨涉泛非兄弟相勗
語氣

鳴鳩念其父母不可得見故有宛然戾天之思脊令勗
其兄弟身得相親故有題彼飛鳴之況觀此其爲亂離
思親作無疑矣

鶴

鶴小雅雅鶴
鳴篇

鶴從佳形如鶩短尾相鶴經所謂足高而尾

凋是也故陸璣但謂頂目赤脚青黑而不及尾若云頸

尾俱黑恐誤蓋其翅杪色黑斂翮而立則羽尾黝然集
傳因以爲尾黑不知凌風鼓翅黑在翼不在尾也子瞻
賦玄裳縞衣殆亦未悟短尾故耳故陳晦伯稽疑云遇
九臯之介鳥偉胎化之仙禽其黑者尾耶

鶴爲仙禽取其能壽未有老而聲下之理此禽經謬語
而羅瑞良述之也易之在陰蓋處三四重陰之下王弼
以爲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耳乃謂鳴臯之鶴
爲俊鳴陰之鶴爲老不知二爻位處上卦之中與五相

應正士之及時而未仕者何以云老且物各從其類鶴鳴子和不過同類相應之意彼鳴九臯者雖聞野聞天豈更有非其類而應之耶焦弱侯引易作鶴謂鶴惡陽故從雨驚惡露故去雨尤誕

羅瑞良雜引諸書多言鵠者謂鵠即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鵠名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鵠非也或辨之謂諸書有專言鵠者未嘗謂鵠即鶴有鶴鵠並言者明分爲二惟別鶴操雄鵠雌鵠辨命論龜鵠壽千歲擣衣詩開

經舒龜鵠古原作鶴俗譌爲鵠豈可據今所見鶴與鵠
容貌差別信如諸家言鵠即鶴則今人通謂鶴爲鵠鶴
是鵠即鶴稱鵠草爲鵠是草即鳥也愚謂二家各得其
一說不知鵠本有斛谷二音斛音與鶴通用前說是也
谷音者乃小鳥射者設之以命中後說是也

傳訓臯爲澤何元子謂其於義無取別作澤引史記秘
鳩先渾索隱亦訓爲澤又謂渾字說文不載疑即澤字
之譌故史記天官書云其色大圜黃渾渾亦音澤即潤

澤之義澤或省作罫荀子側載罫並罫並者澤並也罫或混作臯故罫有臯音列子望其壙罫如荀子作望其壙臯如又後漢書郡國志以成臯爲成罫皆其明證然則九臯之臯本澤字傳寫訛耳愚謂不然臯併不當訓澤左傳御以如臯不可云如澤漢賈山傳江臯河濱臯對濱言非深澤可知又李奇云臯水淤地若澤中水豈能壅淤地上是臯乃澤之涯非竟爲澤不可以字譌強通也鄭氏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得之

韓詩解九臯爲九折之澤泥甚鄭氏謂從外數至九尤非鶴非水鳥要無深入澤中之理郝仲輿以爲九臯深澤猶云九泉九天極言其深亦非詩旨也詩當取空曠之意故謂其聲上極於天下周於埜與鳳鳴高岡情況相似然則所謂九臯者猶四埜六幕八閼九坂之說耳

桑扈

桑扈

小雅宛篇

釋鳥兩列桑扈古今聚訟然物殊類而同

名者頗多若山海經所稱嵎有鳥焉如鶚赤身白首其

名竊脂又與釋鳥所列兩者絕異無容執此以泥彼耳
但青雀青質非淺白嘴曲食肉好盜脂膏與扈不倫何
以亦名桑扈若因其毛色而名又恐與竊藍之秋扈混
此則難以臆斷者也

謂釋鳥有兩桑扈則可謂詩有兩桑扈則不可蓋以竊
脂對剖葦言之則爲青雀以竊脂對竊丹言之則爲淺
白此有可據之文也若必以詩之詠鶯羽者屬淺白之
竊脂而以詠啄粟者爲盜竊脂膏之雀則泥且鑿矣陸

農師云小雅桑扈所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亦兩解此
強說也

無肉而循塲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理或有之故
淮南子亦有桑扈不食粟之說然按交交詞義羣飛往
來頗類自適情況且安知此詩所詠非淺白之竊脂而
必以盜肉之青雀就啄粟解耶愚疑引喻顛寡岸獄或
亦人不如鳥意不必定作困境也

杜預註扈有九種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

民事賈逵樊光分爲趣民耕耘收藏及驅鳥雀諸職此
傳會不足據也必取釋鳥諸扈配合爲九鑿矣若桑扈
分爲二種不且有十扈乎況爾雅鷦鷯老扈鷽之文李
巡孫炎郭璞皆以老上屬扈下屬爲解惟樊光定鷽鷽
爲句以老下屬今重文曰老扈鷽鷽是明以九扈無證
強造釋鳥文作配耳吾誰欺耶

小雅桑扈篇

舊以此桑扈爲淺白之竊脂然竊脂既是淺白

其色淡然不應有文章即謂其翅領與身異色亦未必

遂文采之絢爛也若盜脂之扈青質蒼翠又頗與鶯羽
近似故吾謂兩詩不得各主一桑扈耳

鴛鴦

鴛鴦

小雅鴛鴦篇

鴛鴦指間有幕圓嘴似鶯故崔豹以爲鳬

類歸藏云有鳬鴛鴦有鴈鸕鷀是也羅瑞良分質杏黃色頭戴白毛垂至尾尾翅皆黑者爲鴛鴦黃赤五彩首有纓者爲鸕鷀要之鸕鷀別是一族說文作谿鵒陳昭裕建州圖經云溪游雄左雌右皆有式度則其名各有

所取特以並遊似鴛鴦而色紫故太白詩稱七十紫鴛鴦實非其種耳

匹鳥爲鴛鴦專稱羅瑞良引禮記庶人之摯匹謂鳬鴛水鳥之類多相匹耦非也禮匹舊作鴛鴦之名匹於義未詳一名末匹廣雅作鵠鴛餘冬序錄云鴛爲匹蓋古省文要其類羣浮水上每一游輒數十未見其匹也鴛鴦匹處故傳以爲匹鳥正不當與水鳥類同論耳

傳交物有道取之以時皆依序爲說核之詩語固不相

蒙然徒作頌君浮詞味亦如咀蠟且於興義無取按稽
聖賦云睢鳩奚別鴛鴦奚雙亦謂雙飛相耦足稱好逑
故後世閨闈投贈多引爲佳話此詩自爲伉儷之詠其
云萬年福祿必非尋常夫婦說此詩者惟何氏深得其
旨錄之以俟斷者

何元子云此美大昏之詩故以鴛鴦起興若如序以爲
刺幽王則咏娶申后事也以白華之詩證之七章亦有
在梁二語詞旨昭然矣幽王之娶申后當在未即位時

詩人追美其初昏祝以萬年之福亦猶唐高宗欲廢王
皇后長孫無忌述太宗言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言猶
在耳之意鴛鴦不再匹故以興新昏且刺幽王黜申后
立褒姒也愚按如此則詩中字字有情語無泛設何氏
此解可謂隻眼矣

白華詩爲既廢後作故詞激而怨深鴛鴦詩爲將廢時
作故語恭而情切玩其立言之旨則又不當依序作刺
詞觀也

陸農師嚴華谷皆衍毛鄭舊義而說益庸陸氏好引魯
論不射宿文說詩最爲可哂此其一也若嚴氏長大能
飛之說又本孔疏與鼈長後食謔語絕類夫弋射豈能
悉獲非獨畢然也陷穽皆令自投非獨網然也乃以畢
羅爲不盡物之意是傳會也且鴛鴦一小物耳品未聞
供薄正味不足充飲御而猶既畢之又羅之多方以相
戕若此是焚林竭澤之爲也有道明王顧如是乎

何元子云凡詩言于飛者六黃鳥倉庚雄雉皆單舉一

鳥若燕燕雖重言之然以比莊姜戴嬀則猶之乎皆雌

燕也

此說誤駁
見燕燕

至鴻雁則有大小之異要非一族其以

雌雄連言者惟鳳皇及此鴛鴦耳卷阿雖不從匹配取

義而左傳齊懿氏卜妻敬仲亦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

之占是以雄鳳雌皇之俱飛比夫婦也然則此詩雙舉

鴛鴦以興夫婦何疑興義重于飛不重畢羅愚按此真

解人語其看飛字極雅切有致則前此不墜卵不射宿

之說不待辨而知其腐矣且云不重畢羅則嚴華谷有

得有不得待其自入之語通是傳會可見

首章明言畢羅亦既捕取之矣豈無驚擾之患則鄭氏
休息無恐懼之說其不可通明甚嚴華谷謂在梁者乃
畢羅之餘則是戢翼之鴛鴦爲幸而漏網者亦非盛世
明王氣象序說之不可傳會如是

正義謂戢左翼舉雄者言蓋誤泥釋鳥左掩右掩之文
何元子駁之謂詩明合言鴛鴦何得謂單舉雄者是也
陸農師以爲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則是

飛翔時非止息時與在梁戢翼語不合此自取並棲爲義當以張子厚說爲正夫一正一倒是皆左翼也皆左翼則非獨一雄也故詩合舉之曰鴛鴦也

何元子云于飛畢羅皆可得所謂飛則爲雙也在梁戢翼以相向所謂止則爲耦也詩興夫婦之和睦如此宜其享長遠之福祇此二語詩義便自了然不當復求他說耳

小雅白
華篇

此與鴛鴦于飛篇無異旨亦不可以釋鳥左右

掩之文解也釋鳥左右之辨乃爲雌雄之不可別者而設鴛鴦雌雄判然安得引爲證鄭氏謂陰陽相下皆飾語也謝疊山云鴛鴦不失其匹耦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於鴛鴦矣其大意止此

鴛

鴛

小雅白
華篇

禿鴛水鳥一名扶老一名舍利形似鵜鶘長

頸赤目爪如雞頭項無毛形頗陋惡崔豹謂其似鶴而大蓋髣髴間耳若樊光以爲似鳳皇景煥又謂爰居即

禿鷲皆擬非其倫北史魏明帝獲鷲於宮中養之崔光
諫云貪惡之鳥埜澤所有黃初中鷲暫集而去猶以爲
戒況饕餮之禽必費魚肉菽麥稻粱之食豈可畱意於
醜形惡聲哉此可以知其狀矣

鷲禿似老人頭童故名扶老非禿鷲別名鵠也鵠乃俗
字李時珍因禿作鵠誤鵠爲鵠以鵠同老因謂禿鷲一
名鷲鵠引元朝常賦有鷲鵠之供飲膳要是謬證未可
據耳

鶴善而鷺惡分喻申褒此不易之說但在梁在林只作
一得地不得地影子看如褒立而申黜云爾必泥魚梁
爲言謂以得食不得食喻別飽與餒則鑿矣羅瑞良云
鷺貪戀之鳥也故進造於梁鶴高潔之鳥也故退棲於
林以喻褒姒申后之進退語最淺合

鷺

鷺

大雅鳬
鷺篇

鷺傳以爲鳬屬蒼頡解詁謂即鷗也一名水

鷗風土記謂之鷺鳴海物異名記謂之信鳬按六書故

云鷺鷥一聲之轉實一物說文有鷺無鷺則鷺當即鷺無疑列子作漚相如賦作翳皆即此與鳧不族而別名信鳧又謂之鷺鴨故傳云鳧屬耳南越記謂其色白陸農師以爲蒼黑色羅瑞良云鷺亦有白者不專於青黑是也

水鳥皆能出沒水中然其性各有所便陸農師謂鳧好沒鷺好浮蓋鳧未嘗不浮而性便於沒鷺未嘗不沒而性便於浮耳或駁之謂凡駢跖之鳥皆能浮湛湛而求

魚必伏氣不息勢不能久此拘墟之見也

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此語意淺而合
陸農師謂鳧鷖安樂於水者故詩以爲神祇祖考安樂
之喻此從序說推出亦覺添足矣總之詩之取興若有
意若無意不可執物以求解也

羅瑞良謂水鳥滅沒浩蕩似不可羈然誠得其道有可
馴之理因引海鷗不至之說以爲誠僞之不可掩如此
誕矣夫鷗鳥忘機此列子寓言耳豈可牽合作鬼神如

臨如在氣象耶郝仲輿云鳧沒鷺浮有變化出沒之象
以此鬼神其說亦倣此

羅氏又謂古者祭義通於物理故自樂之一變而致羽
物及川澤之示以至六變各有所致羽物既與川澤之
示相應則所以美神祇祖考之安樂者比之鳧鷺亦其
理宜也此說更誕詩人觸緒興懷斷無以物驗神之理
且水鳥微族豈真有鬼神式憑之耶禮云索祭于祊不
知神之所在乎彼于此苟若所言但求之羽族之微足

矣其傳會益可知也

何元子泥二鳥不當興一尸謂先言鳧後言鷺則鳧當興考鷺當興妣以鳧能遠飛鷺不能遠飛爲別又謂逸周書有鳧旌男子所執周禮有鷺總王后所用亦以定考妣之分此大穿鑿愚謂是詩爲繹祭享尸之詩一章內兩言公尸而不言祖考神祇蓋正祭所重在格神繹祭所重在事尸也且尸者神之所依考妣皆式憑之未聞有一廟二尸者乃牽合旌路別鳧鷺爲考妣之興亦

誕甚矣

何元子謂涇爲水名其後沙渚濼疊乃蒙乎涇之詞非也涇水去豐鎬亦遠此詩所指不當爲水名乃水流之濁者莊子涇流不辨涯涘是矣與沙渚濼疊例言總言之則一水耳鄭氏泥五者分五等鬼神鑿甚元子又以爲高曾祖考之別更屬臆斷總非觸物連類之旨惟羅瑞良次序之說猶覺淺合

鳳皇

鳳皇

大雅卷
阿篇

郭璞謂鳳皇高六尺許而京房易傳以爲

高丈二舊疑爲雌雄之異未可據也鳳鳥雖大亦無高至丈二之理此當以郭說爲正京房於麟亦云高丈二其誕可知且其形象亦紛傳不一如韓詩外傳載天老對黃帝語及緯書六像九苞飛行鳴聲要是設詞羅瑞良云鳳生南方達中國甚遠而又不妄飛鳴飲啄其至蓋罕故孔子稱之而世好事者喜爲之傳道務奇怪其章紬繹其聲列於神聖故千世而不合焉其識達矣

山海經鳳出丹穴爲南方之產不應以五色別五方所謂發明焦明之名槩不足信又何論其爲祥爲孽耶樂叶圖徵所謂喪疫水旱之感必非真鳳鳥也楊升菴謂西有鵠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錦駝皆竊鳳形而似者漢宣成之世鳳皇數集安知非此則傳會者之妄不可不辨羅瑞良云漢儒夸大其詞推爲希世之瑞夸而無驗極而必反則又推之以爲孽揆厥所由實亦指堊鳥爲鸞耳

翾翾傳訓衆多因下多士爲說正義直以爲鳳皇衆多
引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此誕也鄭氏疑
鳳乃希見之鳥不當云衆多因解爲羽聲以爲衆鳥之
從亦未是不知翾翾對藹藹不對多士釋訓云藹藹濟
濟止也郭璞以爲皆賢士盛多之容止則藹藹以士之
容言翾翾以鳳之儀言總於飛時見之蓋集止者飛而
集傳天者飛而傳鳳皇上擊九千不知所至而喜見其
止又見其傳故曰亦也何元子乃謂羣鳥相從不一對

鳳皇言故云亦則誤矣

梧桐何地蔑有竹之實非佳物乃鳳皇樂棲之食之而又不見其一至可知莊子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二語亦因詩傳會成語耳

何元子謂高岡者朝廷之比梧桐者大臣爵位之比此說甚當按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嚶嚶喈喈民協服也本以梧桐比臣固無比君之說蓋鳳皇祇賢士之喻尚未應聘爲臣棲梧則居位殫職師濟同心而民亦

協服焉然則說文所謂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其非翺羽之時而雖喈之時乎鄭氏不會釋訓之旨易喻君德誤通論詳矣

通論云詩意本是高岡朝陽梧桐生其上而鳳皇棲於梧桐之上鳴焉今鳳皇言高岡梧桐言朝陽互見也解者不知見詩是鳳皇鳴高岡梧桐生朝陽則鳳皇梧桐兩不相屬雖漫引莊子非梧桐不棲之言而究不知所合也於是鄭氏以鳳皇鳴高岡喻賢者居高位則於梧

桐更無著落只得以之喻君且以朝陽爲溫仁之氣亦喻君德解者至今從之豈不鑿而謬乎

梟

梟

大雅瞻
邛篇

此鳥之最惡者與鴞絕異鴞但能爲聲禍民

無食母之惡惟土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於是而死者以春解祠用梟祠黃帝又漢使東郡送梟作羹賜百官皆惡其惡也

梟亦有鴟名釋鳥云梟鴟郭璞以爲土梟是也然在瞻
邛詩明以二者對舉如爲鬼爲蜮各爲一物鄭氏似混
而爲一不可不辨且梟乃惡鳥非惡聲之鳥鄭氏此言
乃爲下長舌寫照使後人以鴟同梟未必非其說誤之
也

此但以鳥之惡者詆人之惡者更無他義舊謂梟鴟皆
能聚致衆鳥以比幽王鍾愛褒姒則羣小並集恐詩人
念不及此矣

附流離

邶風旒丘篇

傳以流離爲鳥正義引釋鳥文謂流與

鷗蓋古今之字離或作鷗以通其說此真所謂讀爾雅不熟者也試以文義按之上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下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皆統論鳥獸情狀故謂凡鳥之少美長醜者俱呼爲鷗鷗耳況上既釋梟鷗此不當復贅明甚後人因黃鳥有栗留離留之通強以詩流離比例且飾爲食母則醜之說何其寬也

若以流離爲梟則梟長大食母克惡莫甚安得如傳以爲微弱之喻蘇子瞻謂以狄之微而不忌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將爲已害其說似矣然玩篇中語氣皆自傷其失國飄零而未嘗及狄之強暴不如依集傳漂散之說爲淺合耳

瑣細也尾末也此不易之解今人稱微末事爲瑣屑是矣毛公誤讀釋鳥鵲鷦之文強解瑣尾爲少好全無取義而正義傳會其說以瑣屬少以尾屬好尤不可解夫

考之名物按其詞旨舉無足通其說者則流離之非鷓
鷃與鷓鷃之併非土梟不辨自明矣

鷓

鷓

大雅瞻
邛篇

此釋鳥所謂怪鷓郭璞以爲即鷓鷃是也然

惟此專有鷓名舊說大如鷓鷃黃黑斑色頭目如猫有
毛角兩耳晝伏夜出鳴則雌雄相喚聲如老人初若呼
後若笑所至多不祥蜀人呼鷓鷃鳥亦呼春哥兒楚人
名呼吟鷓亦名快扛鳥吳人謂夜食鷓江東又謂之車

載板里俗忌聞其聲蓋與鴉同惡而實不族者也今人
譌鴝爲鴉又以鴉爲梟并以鴝鴉爲鴝梟紛紜舛錯如
其說則鴝當卽鴉鴉又卽梟瞻卽詩人何爲疊床架屋
乃爾乎

李時珍分鴝鴝鴝爲二通雅合之按本草亦謂鴝鴝
大如雌雉毛色似鷓鴣頭目似猫鳴則後竅應之其聲連
轉如休畱休畱故名正字通云此鳥初聲若呼若笑轉
而若休畱非呼笑爲鴝鴝之聲休畱爲鴝鴝之聲則仍

是一物也

莊子鵙鵙夜撮蚤蚤乃蚤虱後人譌蚤為爪謂夜能入人家拾人指爪知人吉凶有人獲之噉中猶有爪甲故除爪甲者埋之戶內為此此齊東野語耳

鳶

小雅四
月篇

鄭氏謂鳶為鵙類蒼頡解詁以為即鵙陸璣

陸農師皆從蒼說嚴華谷是之而別於鵙卽詩解云鵙有二鳶飛戾天者鷹類也亦單名鵙惡聲之鳥者怪鵙也此配梟言者愚以嚴氏後說為當蓋惟惡聲之鳥專

有鷓名鷓特從其類耳今以釋鳥茅鷓推之廣雅別名爲老鷓者疑即指此陶隱居云俗人呼爲老鷓者與鷓鷯並相似而大極善飛騰江淮間捕魚食之今人呼爲餓鷓則鄭氏鷓類之說不誣矣

鷓亦鷓鳥一種其異於衆鷓者在不擊惟乘風直上摩天回翔而已故以爲風之候越人呼爲風伯抱朴子云鷓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此釋鳥鷓鳥醜其飛翔之謂也

翰本爲鳥羽蘇子瞻以爲翼之銳是也然此詩當訓高
飛非鳥羽之謂如易翰音登天王弼亦訓高飛是矣且
下云潛逃于淵潛取深意正與翰之高例言若云翰爲
鳥羽則鱸鮪何以不云尾云鱗而云潛耶

大雅旱麓篇

傳襲中庸成語全無著落正義以爲化及飛潛

乃腐語耳鄭氏易傳求解義並強合皆因泥作人爲教
化鼓舞便於鳶魚喻義無解愚謂作動也言其豈弟之
德之盛有以感動乎人也有一明證棧樸以天人對言

此以天淵與人對言蓋天遠而難至淵深而難出人衆而難動惟鳶有乘風之力故能至于天魚有泳游之性故能出于淵君子有豈弟之德故能動乎人二義融然絕無沾滯不必深於求解也

宋明諸儒說是詩者不可勝紀大抵深言理者以爲道在飛躍侈言化者以爲格及禽魚要於本詩作人之旨去而萬里此皆溺於中庸斷章與義耳通論云此言作人也上篇言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此言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亦見淵魚文藻揆及天淵之意故亦曰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如此說詩便可掃除一切

陸農師云鳶鈍者也而乘風以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
而乘氣以作之則深躍故詩以况君子作人之盛此解
作字正合感動之義

桃蟲

桃蟲

周頌小
毳篇

釋鳥以桃蟲爲鷦且云其雌鷦則但有鷦

名而非鷦鷦明矣郭璞謂之鷦鷦陸璣直以爲今鷦鷦

誤也。璣又引俗鷦鷯生雕之語，尤不可信。鄭氏亦謂鷽之所爲鳥，題肩或云鷽大抵因傳始小終大之說，傳會耳。愚謂爾雅列桃蟲於鳥部，則固是鳥無疑，但以其亦有蟲稱，故借以爲說。猶云問其名若爲蟲，覩其飛則維鳥，不可因其名而忽之。如武庚本爲孤雛，乃能挾奄徐諸國以叛，事理之難測如此也。

廣雅釋鷽，鷽爲鷽鷽。按鷽鷽自是鷽鷽，別名無容混入。若從其說，則是桃蟲即鷽鷽，鷽鷽又即巧婦，輾轉相誣。

不可復辨且使後人因此反易鷓鴣爲惡鳥則誤中又誤也

或以釋鳥桃蟲鷓又鷓鴣又鴝鵒爲一物誤甚桃蟲但

有鷓名鷓鴣但有鷓名

李巡謂鷓一名鷓

鴝鵒鷓鴣則音近而

已不可易鴝爲鷓也且鴝鷓之鷓叶力周切義尤難合名物之失真皆自謬爲相通始之

拚與翻同不必爲手拚之義蓋泥桃蟲之名以爲不在羽族未必能飛者孰知其竟飛而乃爲鳥也如此說則

鳥字上便可不添大字矣

余首源世父善張氏向爲鼠後爲虎之喻斷桃蟲非鳥
名故通論云鷦鷯雖小鳥亦鳥也安得以蟲名且莊子
謂其所棲不過一枝不云桃枝也爾雅之說已自難信
而郭璞復實之以鷽鷽生雕之說幾曾見鷽鷽生子爲
鷽鷽來其傳會更何疑若鷽鷽生子爲雕鷽不知鷽鷽
又何物所生乎且詩第云鳥不云大鳥也今爲彼說以
桃蟲爲小鳥勢必以鳥爲大鳥增添語字以就已說可

乎總之若使桃蟲爲鳥詩決不又云拚飛維鳥矣蓋謂
蟲之小物忽變而爲飛鳥以喻武庚其始甚微而臣服
後乃鷗張也此又一說

詩識名解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四

錢塘 姚炳 撰

獸部

馬

馬

周南卷
耳篇

馬生於午在易為乾象稟純陽之體而健行

坤配乾取牝順牡故云利牝馬之貞以其行地因稱地
類實與地無涉緯書謂地精為馬非也貨殖傳地用莫

如馬亦行健之謂健則貞貞則久故十有二月始生其齒遂以年加長考異紀又謂地生月精為馬因取應月之說並非應月者皆陰類如顧兔在腹魚腦盈虛是也緯書以為王者駕馬故字以王為馬此偽說不足論也陸農師駁之謂王無駕馬之制古者天子乘龍蓋取周禮八尺以上為龍之說亦未是釋畜云馬八尺為駮易駮作龍此周禮美其辭耳陳用之又謂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諸侯所畜則言駮是天子乘龍諸侯乘駮也

其說並泥

正義云虺隤者病之狀似通作隤頽是也隤頽則罷罷則不能升高固是一意何元子穿鑿字義謂虺似蛇而小隤說文以為下墜也孫炎解虺隤為馬退不能升高蓋猶今人言蛇倒退耳易罷為退以就已說誕矣且虺九經考異作瘰豈可泥字文為小蛇耶

傳云玄馬病則黃如此則專指色黑者言矣若駢騏黃白諸種又將以何為病名耶郭璞謂虺隤玄黃皆人病

之通名人病則面目黧黑而黃此自然之理馬之毛色病則不能潤澤亦當似此故或玄或黃耳

駒

周南漢廣篇

駒有拘繫義禮月令游牝別羣則繫騰駒註

謂季春妊孕已遂故仲夏不使同羣防踶齧是也釋畜云玄駒褭驂郭璞亦謂小馬別名則是馬之小者總名駒耳傳謂五尺以上株林箋謂六尺以下皆從周禮庾人文差等之鑿甚

舊說六書不專以馬齒立字說文馬一歲為馬八歲為

馬果爾則駟當是四歲弄當是二十歲他七歲當作馵
九歲當作馵豈古人制字本義況說文馬二歲曰駒何
以不從馵三歲曰駟何以不從馵即如周禮教駟亦第
指馬之未閑習者駒駟駟皆馬之通稱不必拘年數分
詰耳此論最達然則以駒為二歲馬者亦拘也

陳風林
林篇

傳云大夫乘駒其意蓋謂天子乘八尺者為龍

諸侯乘六尺者為馬則大夫乘五尺者宜為駒準此則
士初試為大夫者當乘三四尺為馬矣此說之不可通

者也陸農師又謂駒血氣未定則有蹠齧之虞故大夫乘之夫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亦既儼然卿貳矣而必乘蹠齧之馬以危其身此何禮制耶

小雅皇皇者華篇

陸農師謂維騏維駱維駟蒙上之文宜皆為駒此亦泥大夫分宜乘駒之說陋矣夫駢駢征夫衆多疾行所遣不一人所駕不一馬安得盡為五尺以上者而乘之乎

小雅白駒篇

白駒取潔白意猶如玉之謂何元子謂此為餞

箕子之詩由其不受周爵故退而就卿大夫之服不乘馬而乘駒也白者殷所尚之色與振鷺有客義同此本詩傳闡亦武斷

小雅角弓篇

此與下章皆根受爵不讓來老馬為駒喻父兄之退處教猱升木喻子弟之凌尊所謂不顧其後謂今日子弟不讓如此全不顧後時為父兄亦有起而凌我者復將自蹈於老馬為駒之勢耳

駉 鄘風定之方中篇

駉牝不當分訓釋畜云駉牝驪牡蓋駉之

牝驪之牡皆馬之良者故指以為言正義謂諸侯齊道
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駕馬高六尺獨言駉者舉中言之
非也若云兼言牝馬則周禮校人職云凡馬特居四之
一謂一牡可配四牝此詩誇牝之多適形牡之少矣鄭
氏檀弓註引釋畜文又以玄駒之玄上屬謂七尺曰駉
牝者色驪牡者色玄其于此詩駉牝之義何居

箋以邦國六閑之制例此詩謂文公徙而能富馬數過
制國人美之泥甚後儒紛紜擬議其說不一以為可用

者三百乘而其牝牡乃三千此蘇氏說也以為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為三千此嚴氏說也以為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足之類蓋天子十二閑是養之于官者文公三千舉官民通數言之此林氏說也以為馬特居四之一駉牝三千則當有牡一千革車不用牝純用牡牡馬一千為車二百五十乘取成數曰三百此羅氏說也愚謂三千不過侈言其盛以見良馬衆多如此其下馬者更可知耳若必泥三千之字以求

合馬制迨於制不合則又曲為之解以通其說不識無
羊章三百九十為數何隘而詩人誇之耶即左傳元年
三十季年三百亦第謂其生馬蕃息十倍昔時不必定
限以三百之數取合于邦國六閑也

衛風千
旄篇

傳以轡為多寡之數謂驂馬五轡其制不可考

王肅因以為夏駕兩殷駕三言驂則三馬之名駕三馬
則五轡王基駁之云商頌約軼錯衡八鸞鏘鏘是殷駕
四不駕三明矣豈可據肅語以解傳併以解詩耶箋謂

五見之六見之於義為近嚴華谷云言來見者愈衆也只可作如是解

五之五馬六之六馬此以馬為多寡之數然亦第謂極言其盛不可以禮制拘也若拘禮制言則五馬屬後世事不可入經解六馬之說雖歷見古文尚書及易孟京春秋公羊禮王度白虎通諸書然皆謂天子之制耳此為衛大夫見賢之詩不當以是例也况大雅駟騶彭彭武王所乘未嘗過四尚書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獻

天子者亦祇四耶

衛風碩人篇

傳訓驕為壯貌於義未確字書謂馬馱逸不受

控制得之蓋諸侯之女嫁于諸侯車馬之雄皆為上駟其辟易之狀若不受控制者故謂之有驕云爾說文乃云馬高六尺為驕由其見周禮庾人三等之說六尺以上為馬更無他字相代遂以驕為六尺之名其傳會如此

黃

鄭風大叔于田篇

傳以乘黃為四馬皆黃何元子辨之謂黃

下必四鵠叔不應乘馬之驟易若此當於乘字畧斷讀之蓋四馬為乘於乘之中有黃者有鵠者或兩服為黃而兩驂為鵠也愚謂此不過舉馬之上色誇之固不必泥四馬為一色亦不必分驂服各一色如小雅四黃既駕魯頌駉彼乘黃則亦非必不可得者以叔之驕侈何知不比物齊色以快一時耳目耶

襄訓駕本釋言文但此詩直指鈎衡之處馬之所以駕者而言所謂轅端橫木是也下齊首亦是此義蓋服在

驂前直近轅端而兩驂次之故謂服為上駕與驂之鴈
行正相合鄭氏謂馬之最良者為上駕誤矣或通作驪
引說文馬低昂之謂則又易字求解不必從

小雅車
攻篇

陸農師以四黃兩驂為駕六之證誕甚兩驂即

於四黃中指其易於出入者而能不倚以見御之良耳
若泥兩驂在四黃之外以為田獵盛事制固如此則方
其徂東伊始屬車載道何盛如之而龐龐者僅以四牡
稱耶

魯頌
駉篇

黃純色無雜易辨故釋畜無文傳恐黃白之皇通

混作黃故專言黃者加駢以別之然頗涉語贅不必也
試合舉之黃駢曰黃又云赤黃曰駢兩馬不幾無辨乎

鴝

鄭風大叔
于田篇

釋畜驪白雜毛鴝郭璞以為今烏驄陸農

師謂其名取諸鳥蓋毛色似耳詩舊本字從鳥釋畜文
從馬古通或云猶八尺以上曰龍二目白曰魚馬可以
曰龍曰魚鴝亦可曰鴝古稱良馬如翔麟紫燕駁龍紫
鹿黃鴝晨鳧鐵獺綠蛇之屬不盡出馬類也其說達矣

驪齊風載

驅篇

釋畜於驪無正文駟傳謂純黑曰驪不知何

據如黃白皆以色稱况鬣喙之黑者亦直言黑此何獨
易為驪耶愚疑驪乃良馬之號故釋畜盜驪驪牡皆為
上駟其毛色不同則分驪馬白跨驪馬黃脊青驪驪白
諸種耳未必驪為純黑名也識者斷之

小雅六
月篇

四驪但稱比物不言齊色則驪固是良馬非黑

馬可知舊註以為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似
屬添足

白顛

秦風車鄰篇

釋畜訓馵顛為白顛舍人云的白也顛顛

也顛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愚按的顛亦名的盧盧與顛通猶顛也馬政論云顛有白毛謂之的盧是也世說載劉備乘的盧得出厄其為良馬無疑若相馬經云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此誤也晉書庾亮所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為不祥勸賣之殆亦因相經而誤稱者按釋畜云白達素縣邢昺以為其白自額下達鼻莖者名縣俗謂漫臚徹齒此當即相經所

云白額入口至齒者深源名士必不妄語其謂不祥者乃漫臚非的盧也的盧良馬而以為殺人何其冤乎且秦以牧馬開基馬政固其世業其于良駕自熟悉必不取殺人者而乘之而誇之明矣

陸農師引觀禮云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為卓即的顙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此本鄭註素的之說而誤者觀禮卓者特立之義謂先以束帛匹馬特達而九馬隨以獻非卓為的顙名也

鐵

秦風馬
鐵篇

傳解此直作鐵驪蓋以驪為純黑故合稱之

亦不察甚矣月令駕鐵驪乃謂鐵色之驪馬耳鐵為黑
金說文以為馬之赤黑色者是也陸農師云先儒謂非
特有取于色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鐵存其說

騏

秦風小
戎篇

騏釋畜無文楚詞騏驥抗軛則騏疑亦良馬

名未必為色名不當以青黑定之說文謂馬青驪文如
博綦未知何據但字與綦通尚書二人綦升曹風其升
伊騏俱互用故正義謂弁色如騏馬之文此詩又謂馬

色作綦文耳

小雅采芑篇

陸農師謂騏中駟驪上駟北伐舉四驪南征舉

四騏者方是時馬政愈修故雖騏亦閑習為用非也騏乃馬之良者舊謂即今驄馬非駑駘也故小戎皇華駟篇皆備舉之况周禮軍事物馬而頒此乃供元帥服御者其為上駟之選何疑

翼翼駟服整齊之貌即上襄鴈行意傳訓壯健無謂何元子謂馬在車左右如鳥之有翼亦是但謂兩服為兩

翼兩驂又為兩翼故重言翼翼則曲解矣

魯頌
駉篇

傳謂蒼祺曰騏正義以為祺者黑色之名今按祺

從示者訓祥從衣者訓繫並無黑義傳作祺尤不可解
豈亦通綦耶

駉

秦風小
戎篇

左白駉釋畜明文郭璞以為後左脚白是也

說文謂駉從馬一絆其足駉從馬二絆其足駉從馬口
其足則穿鑿之甚矣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鼻亦謂鼻
之左足連膝皆白也郭璞謂馬膝上皆白為惟鼻後脚

白者專名鼻恐未然

陸農師謂騏與鼻祇兩馬正合王肅駕兩之說謬甚戎車未聞有兩馬者此省文耳必若所云則載驂載駟當駕七馬矣且亦可謂騏鼻為騏馬而鼻足是又駕一非駕二也說詩者之以辭害志如此

駟泰風小戎篇

釋畜駟無明文愚按駟同騶驂騶古良馬之

稱其毛色不一則有駟馬白腹者有駟馬黃脊者有駟白者傳箋以為赤身黑鬣並臆說也正義云駟是色名

說者皆以駢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為驊馬故為赤身
黑鬣固是強解

月令夏駕赤駢中央駕黃駢若駢定為赤身黑鬣之名
則黃駢又作何解豈有赤身黑鬣而仍黃者耶

何元子謂篇中駢駢駟驪四牡備矣益以上章之鼻反
成五馬則知駢即鼻也乃爾雅所謂駢白駢者因其白
之在足而題之以鼻因其駢之在體而題之以駢愚謂
不然鼻駢駢三者毛色自別釋畜分釋鑿鑿無庸強混

况本章中駮四牡言之甚悉必欲連鼻為五謂其不成
駕數遂牽合馬色武斷成文是猶執騏驎為駕兩者也
方其出師西征車馳馬驟不可勝紀詩特約畧言之若
合二章始成一車之所駕則是一車之外更無他車四
馬之外更無他馬矣固矣夫元子之為詩也

駮

秦風小
戎篇

按釋畜云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駮黑喙駮

文義似蒙上白馬來而傳獨斷為色黃不知何據郭璞
酌衷于黃白之間謂今之淺黃色者為駮亦騎牆見耳

皇

豳風東山篇

正義解黃白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非也

夫有黃有白是雜毛矣而釋畜此條未有雜毛之語且後文明釋黃白雜毛為駟可證愚意皇蓋黃色之近白者疑今淺黃色是也

駟

豳風東山篇

釋畜云駟白駟蓋駟馬之白者名為駟也先

儒誤以駟為色名謂馬色有駟處有白處夫駟誠為赤身黑鬣則直謂之駟矣又安得云有駟處耶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今以釋畜文考之駟之白腹者名駟此則言

其通白者耳徐鉉謂疑象駮文亦臆揣

此言皇駮特取馬色燦爛若雲錦然與熠燿相輝映耳
陸農師引文王晉侯乘駮事謂皇駮國君所乘詩亦言
此則士昏禮攝盛故何其鑿也

駮小雅四
牡篇

白馬黑鬣為駮釋畜明文廣雅易作朱鬣陸

農師解之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駮蓋
馬無分于黃白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駮也禮明堂位夏
后氏駮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駮也月令孟秋駕

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愚謂此正強解明堂位
駱馬黑鬣即白馬黑鬣蓋謂之駱者未有不白也月令
駕白駱即駕黑鬣之白駱蓋謂之白駱者未有不黑鬣
也禮單言之省文耳黃朱之說並不必從絡縫為駱尤
鑿

傳訓駢駢為行不止貌此因使臣作解於義未確正義
引少儀云車馬之容駢駢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駢
駢也愚謂此直當作車馬之容解不必為傳行不止之

語回護或本說文謂駢為驂旁馬今云駢駢特指兩驂而言亦鑿

嘽嘽當為聲氣盛疾之狀與戎車嘽嘽徒御嘽嘽王旅嘽嘽無二義蓋車馬行聲也又上聲音闡樂記其聲嘽以緩則緩弛之意傳因愍使臣勞苦即以為馬喘息貌與駢駢訓行不止皆相因起義耳陸農師謂駱善耐勞苦而喘息不平如此以甚勞故尤傳會

因小雅皇皇者華篇

陸農師謂此詩馬序先後與駟合則駟不

如駱駝不如騏驎言駟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
善此鑿說也皇華乃極道使臣每懷靡及之心不過借
馬名同韻者押出諏詢謀度四字而其先後適與駟合
耳何必拘牽文義以為說乎

魯頌
駟篇

陰白雜毛為駟按舊解陰不一或云目下白或云

白陰或云淺黑色見舍人樊光孫炎郭璞諸說愚謂陰
乃幽陰之義如重雲密布風雨欲來昧晦難辨之狀又
如漆室深閉帷幙周遮于櫺隙間稍露微光若隱若見

合之于色當作淺黑無疑舍人謂今之泥驄是也

小雅吉日篇

傳以伯為馬祖正義云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

也何元子駁之謂未聞田獵有馬祖之祭亦未聞馬祖有伯之稱祖者始也伯者長也二義懸殊何得以伯當祖伯當通作貉亦作貉鄭司農讀為禡師田皆行軍之事宜同有禡祭觀說文既伯作既禡可證即田獵表貉之祭也愚按釋天明有馬祭之文亦作既伯說文易禡非也况爾雅既釋禡禡為師祭此何得以混之特竟以

伯為馬祖恐未然釋天云是禴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
馬祭也通以祭名並舉則伯為祭馬祖之名非伯為馬
祖名耳若云伯通作貊又讀貉為伯是易字求解矣

小雅節南山篇

項無大義說文但訓頭後領即項也駕四牡者

必加衡軛於頸上故以項領言蓋駕車主於行今有馬
可駕而無地可行故但見俛首伏軛好其項領而已新
序宋玉曰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
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小雅鴛鴦篇

何元子云此乘馬乃親迎時所用與碩人車牽

之四牡同漢廣詩之子于歸言秣其駒事亦似此愚按

如此說乘馬便覺親切有味存之

詳見鳥部鴛鴦

大雅大騶明篇

陸農師以為騶從縹省縹淺赤也此穿鑿說

釋畜明言腹白何得反以淺赤之名加之總因認駢為

赤馬故耳

先儒惟以駢為赤色故謂腹白者為上周下殷語尤誕

夫二代革易之際正當異其所尚何必以勝國之色雜

之且似兵家厭勝術非王師所為傳說蓋本檀弓要不
可據故或言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則於戎事乘驪之說
害矣此確證也陸農師反曲為之解亦不察耳

驕

魯頌
駉篇

驕乃驪馬而白跨者郭璞以為白在髀間孫炎

以為股脚皆白按跨者所跨據之處則其白當及股本
而止未至於脚若股脚并白不得但謂之白跨矣

騅

魯頌
駉篇

釋畜以騅為蒼白雜毛說文易白作黑不知何

據史記項羽駿馬名騅所當無敵一日千里世號烏騅

此別是一種豈可以烏泥耶

陸農師謂騅亦鶻類取騅之色騅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此騎牆說也且騅馬未必因騅鳥而名豈可以鶻例而併以為一類乎

騅

魯頌
馬篇

釋畜以騅為黃白雜毛說文以騅為黃馬白毛

夫既云黃馬矣而又以為白毛豈黃為馬名白為馬色乎其為黃白毛相雜無疑也郭璞謂即今桃花馬按桃花良馬名梁簡文西齋行馬詩桃花紫玉珂又蘭成謝

賚馬啟陵源猶遠忽見桃花豈其黃白斑駁如桃片零落者與

不言雜毛者乃純色之毛如黃白為淺黃是也雜色則是二色相間雜無疑邢昺於凡言雜毛者皆謂復有雜毛又云兼雜毛則是二色之外更有他色相雜矣爾雅立言之旨似不如是

騂

魯頌
駉篇

騂釋畜亦無文正義解傳謂周人尚赤而牲用

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為赤色也從之傳兼言黃

者以馬色無正赤故謂赤黃為騂於義近似特上章黃
騂曰黃則贅語耳

騂

魯頌
駒篇

釋畜云青驪騂騂蓋謂青色之驪馬有淺深斑

駁隱廬者謂之騂孫炎以為似魚鱗是也舊皆作青黑
斑駁解為小異耳說文別有騂騂乃楚馬文亦如鼉魚
然駒篇乃畜牧不當入野馬其中郭璞以為即今連錢
驄未知是否韓詩外傳以白馬黑鬣為騂以色考之乃
是駱馬馬可誣也

雒

魯頌
駉篇

正義謂定本集註及徐音皆作駱而俗本多作

駮按上句既明言駱其以雒為駱者固非俗本易作駮
尤誕孔氏論之詳矣傳見釋畜無文莫可定解意以白
馬黑鬣為駱此亦名雒字異音同便取其文倒置之為
黑身白鬣其說究無所出耳

何元子以雒乃鵠鵠鳥疑馬之色似之故名此倣駮馬
為說但雒名釋鳥兩見皆作雒說文從佳者訓鷗鷗從
鳥者訓烏鷗又分二種則馬色亦不知於二者何似要

是臆揣未可據也

駮

魯頌
馬篇

釋畜云彤白雜毛駮郭璞謂即今赭白馬是也

說文以為色似鰕魚按鰕魚色青黑與赤白者全不類
許氏因文同作段故謬為釋非是徐鍇謂駮色似霞近
之顏延之賦云膺門沫赭汗溝流血有可想見又宋梅
堯臣雜志號碧雲駮謂莊憲太后以馬賜荆王王惡其
旋毛留以借上閑遂為御馬策一以其物肉色碧如霞
片故號之此似霞之證也但堯臣特即其所見以刺朝

紳又非必馱馬盡旋毛耳

驪

魯頌
駉篇

驪釋畜無文今皆從傳鍾伯敬云毛傳本作豪

駉白驪朱傳因此四種馬文連餘三俱有曰字故言豪
駉曰驪若然則豪是長毛駉是脚脰註云豪在駉而白
白字從何生出愚按鍾說是此章四馬皆應主雜白者
言駉陰白也馱彤白也魚二目白也則驪當為豪駉白
者但毛傳今本皆作曰不獨朱傳也孔氏去古未遠其
舊本或原作白今譌為曰或曰上更有白字故釋毛意

以白言朱傳仍毛譌文而又本孔舊義故其說如此
釋畜驪馬黃脊者名駮文甚明說文易訓驪而解駮為
馬豪骨此謬也然驪釋畜無文而傳所說又與說文駮
同究不知其何所出耳

魚

魯頌
駮篇

二目白魚郭璞以為似魚目也羅瑞良引相馬

之說云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焰若小而多白則
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此非也夫馬固以
黃瞳紫焰為良然相馬黃白之辨但就病不病而言若

二目本白者自是一種不可以為病馬而棄之序後之說泥甚

正義謂僖公使牧於炯埜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良戎田駕四種故每章各取其一此迂論也夫諸侯四馬禮無明文本不足據乃欲拘牽此詩分別良駕豈有一當乎即以駟篇之馬言之舊分首章為良乃朝祭所乘者其不棄用可知乃六月篇比物四驪駕戎車矣車攻篇四黃既駕供田獵矣且二章備行陣而皇華維騏以遣

征夫三章主蒐苗而四牡駕駱以勞行役即此以推可知皆拘文牽墨執此例彼無論作詩者無是心即傳舉是四者以為言亦未嘗鑿鑿分配如此也後人於凡言馬者動謂其與駟序合此孔氏之作俑矣

駟與炯音同義亦畧同炯火光也後人借為精神強旺意則駟猶炯炯所謂馬肥張也說文在坳之坳亦作駟故以駟為牧苑此不足據何元子本之以為重言駟駟者一苑又一苑也此大可哂按傳林外曰坳又郡縣

志垌澤俗名連泉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傳虛志實其字要皆從土無從馬者許氏訛其一何氏并訛其二試就其文言之一苑一苑之馬在一苑之埜疊牀駕屋有是理乎

駟

魯頌有駟篇

釋畜云青驪駟蓋青色之驪馬別名為駟也

孫炎謂色青黑之間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駟此總以驪為黑色馬名故耳郭璞謂即今之鐵驄未知是否

在公專以臣言何元子引漢樂府君黃臣蒼之說謂此

詩特以黃駒相對當分屬君臣所乘非也樂府漢歌不
必為古制且其曰黃曰蒼亦不過錯舉為言何嘗定屬
君臣之分耶

駮傳訓馬肥彊貌說文訓馬飽也二義亦自蒙合

兕

兕

周南卷
耳篇

釋獸謂兕似牛犀似豕兩形判然不容相混

郭璞亦謂犀有三角一角之不同而於兕但云一角山
海經嶠冢之山獸多犀兕蓋並舉二物言之考工記犀

甲七屬壽百年兕甲六屬壽二百年則犀革又劣於兕其非一族可知羅瑞良謂兕即犀之特者但犀青而兕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為異又謂古人多言兕今人多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俱混為一種恐未然也李時珍乃云犀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種直以兕為犀之一更誤

觥惟用兕不用犀故舊引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不以犀代也今之角觥皆稱犀杯不知犀文頗醜

僅入藥餌兕觥則文理瑩然故凡帶鉤之飾皆用之惟唐敬宗時南昌國進夜明犀上令解為腰帶其餘通天辟寒辟暑却塵諸類僅供几座未聞琢為服玩其不以為酒器更可知左成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武子歌兕觥昭元年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以知觥未有不用兕者陸農師云老子兕無所投其角兕善抵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為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先王制此以為酒戒

其用兕之微意也與

鄭氏泥觥為罰爵於詩中詞旨全無繫著夫我者后妃自我也憂思之深託言惟酒可忘耳何故忽以罍自勸又何故忽以觥自罰耶通論云罰爵偶用兕觥非兕觥為罰爵也一語破的

幽風七月篇

傳解此詩亦謂觥所以示衆蓋皆泥罰爵立論

耳不知躋堂稱祝何等和樂氣象豈有舉罰誓衆之事不過酒行無算後稱觥以盡其歡耳

小雅系
尾篇

呂東萊謂卷耳罍觥並陳則不必指為罰爵若

此詩則罰爵也愚按下思柔匪傲詞旨近似然其器凡
燕饗皆設之亦不必以罰為說如左傳歌兕觥舉兕爵
未嘗定為違禮罰飲要是醉飽後稱觥以極其情亦如
七月公堂之祝耳

周頌絲
衣篇

鄭氏謂繹之旅大用兕觥變於祭也此亦因罰

爵曲解夫兕觥器之美者故以為宗廟之獻詩人顧物
思義取其不詬傲而寧胡考以是為祭之備物盡志云

耳而反云變於祭耶曹氏云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要屬臆說

小雅吉日篇

兕重千斤獸之最大者故以一矢而殪為難羅

瑞良謂射以得兕為雋非也國策楚王游於雲夢有狂兕忽至王彎弓射之應發而殪仰天而歎曰樂矣正此意

小雅何草不黃篇

野獸當在曠野人不當常行道途此興義也

陸農師謂兕抵觸虎搏噬先王驅而遠之則率彼曠野

於義亦贅

兔

兔

周南兔
置篇

兔似羊而小長耳短足毛褐色陰類也舊說

為明月之精月有時缺故兔口亦缺蓋秉其精氣而降
生者今詞章家據傳玄擬天問之說動撫擣藥事為典
實則陋矣

博物志云兔無雄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故謂之兔此誑
語也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則兔明有雄者又古樂府云

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亦並舉雄雌言大抵物類中
相感或以聲或以視或以跡所由孕者不同要皆具雌
雄而後變化者亦不必如陸農師說分其為九竅八竅
也若望月不過同氣相求之故非待望而始得孕耳
傳解肅肅為敬此本釋訓文按肅自有敬義但釋訓別
有所指非以免置之肅肅為敬也集傳以為整飭貌得
之玩語意文下連置亦以其周張完密嚴不可越儼然
干城之扞衛為足美耳於敬義何涉哉

王風兔爰篇

爰爰緩意何元子謂宜通作緩緩非也此雙聲

字連讀之取其意為某字義猶藹藹為和悠悠為長也豈有易本字為雙聲之理乎

小雅小弁篇

猿兔之類窮則奔林未有反投人者鄭氏掩捕

之說為長此當如投鼠忌器之投先之者哀其生而預釋之耳若奉時辰牡虞人固翼以待射則其不忍而先縱之理或然也

小雅巧言篇

傳以兔兔為狡兔正義引蒼頡解詁云兔兔大

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此為傳文回護耳兔自
為大兔之專稱格物論云斃其狡者斃又其大是也夫
三窟之智雖小猶狡况其大者特不可作斃義訓耳

小雅歛
葉篇

鄭氏訓斯為白謂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

之間聲近斯大是臆說兔多褐色少白者故瑞應圖以
白兔為祥今瓠葉之詩思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安得擇
白首者而燔炙之此當與秩秩斯干彼疏斯稗例觀皆
助語并不必如傳訓為此也

王肅孫毓述傳皆云惟有一兔頭此滯語正義已駁之矣集傳謂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得之今人凡於牛羊類皆云幾頭是矣何元子引內則於兔去尻謂既棄其後臀不用故但舉首以顯之亦不必

炮燔炙三者統言之皆為治庖之事詩中多換字法如鴛鴦篇乘馬始言摧秣繼言秣摧倒句成文更無深義此詩亦然舊分新殺及割截脯乾三種何元子疑兔不過二斤不當為用之宏如此因有先事後事之分亦不

必也

麇

麇

周南麇趾篇

麇身牛尾一角見釋獸文此麇之實狀也其

餘馬足黃色圓蹄五角有翼能飛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諸語要是褒美亦如鳳凰之多為祥說耳羅瑞良云麇埜物也其為性又善鬪釋獸載之蓋若麇麇麇之屬初不之異其所見亦如此

陸璣云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麇也故司馬

相如賦射麋脚麟謂此麟也愚疑此乃從葬之麟非從
各之麋麋與麟當有別齊詩麟趾本作麋趾爾雅公羊
傳皆然廣雅作駘義同其後麋麟多通用無所分辨說
文云麒麟獸也麋牝麒也麟大牝鹿也與璣說正合存
考

舊謂不踐生草不履生物有愛各之意故麋從各牡麒
牝麋陰主各嗇故云麋也一說麋不世出世衰則麋死
故從各各惜也字義雖是穿鑿要不與麟同訓可知

通論云振乃振起振興意傳訓仁厚欲附會磨趾言磨
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不知振豈有仁厚意乎按此則
仁厚字全從磨之不踐不履生出於振義固無關也然
即以不踐不履為仁厚則但謂之仁獸可矣何謂又以
磨屬信且修禮又何為致屬信之磨吾不解也

以足至三字尤費解正義謂磨是走獸以足而至若然
則凡獸皆足至者何獨為磨譽耶且於定角二義又難
通矣

定釋言作頤為題此明文可據者何元子謂說文無頤字當通作頂非也說文多譌舛不可以彼所遺遂疑其無且頂不可以言額釋名云額鄂也有垠鄂也絕非頂義蓋頂乃頭之顛額乃面之顛顛者對末而言本始之通稱也何氏專以額為顛因以頂為額并以頤為頂於義踈矣

趾定角亦是即其所具錯咏之必謂從下而上取每況愈上意則鑿矣何元子乃謂趾贊太似定贊太任角贊

太姜於公子公姓公族三者分別求解尤鑿

附駙虞

名南駙虞篇

駙虞舊說不一以為白虎黑文者始自

毛公而諸緯書附和若響其後司馬封禪之書中即五
靈之頌郭璞之贊薛綜之文陸璣之疏陸佃之雅其最
著者也以為掌鳥獸之官者始自韓詩明於賈生踵於
歐陽正義繼以嚴氏詩緝以為異獸者或執東方朔
牙之說為卷以為神馬者或指淮南子文王之事為徵
而愚獨取韓詩之說何也蓋爾雅一書於詩中鳥獸草

木無不備列雖小物弗遺何況赫赫仁獸與麇鳳同靈者而顧不列一名則匪特白虎黑文無據即以為神馬異獸者總強合耳

傳見周南以鳥始以獸終因指為感應自然之理而召南恰首鵲巢不可無物為應又其文皆有于嗟歎美詞指相似則騶虞當是靈獸無疑因飾為白虎黑文仍以不踐不履實之陽與麇異名而陰與麇同德以愚後人而後人亦遂以騶虞為與麇鳳同靈之獸也悲夫

詩識名解卷四